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九十一

宋 楊萬里 撰

程試論

漢文帝有聖賢之風論

論曰有德之主非以功能勝而以風味勝三代既往聖賢之君亦與三代而俱往與三代異其世而不與三代異其德漢文其庶幾乎世主以功業聞而帝之功業無

一之可稱世主以才智顯而帝之才智無一之可見君子乃以聖賢許之者以其風味而得之也風味隱而功能興則無以見孝文矣魏文帝曰漢文帝有聖賢之風有才之主與有德之主二者同日而論之未可也論有德之主當如玉人之論玉聖人之論學市之庸工屑石而鍊之毀瓦而藥之既成而謂之玉視之良玉也其光瑩然其聲洽然玉則玉矣至於玉人之所藏初無如是之聲光也然輝不足而潤有餘無暫美而有遠器不惟

玉也惟學亦然聖門諸子俊辯如賜人以為仲尼不及也英氣如由人以為諸子不及也然是二人者聖人皆不與之葢辯之俊也氣之英也非所施於聖人之門也故聖人之所與不在於二子之英與俊乃在於顔之如愚曾之詠而歸耳不惟學也惟君亦然是故論王者不以輝彩而以氣質論學者不以術業而以氣象論君德者不以功能而以風味文帝之為文帝也强不如秦武不如世宗功不如唐文皇不如則信不如矣不爭似弱

有容似懦過儉似褊似則信乎其似矣而帝之所以聖所以賢者何也葢嘗聞之快其忿以殘天下之生先王不忍也帝獨得辭其弱哉矜其察以窮天下之欺先王不樂也帝獨得辭其懦哉厚其奉以虛天下之藏先王不屑也帝獨得辭其褊哉以帝之用心求帝之風味温乎其有所不可激也曠乎其有所不可隔也淡乎其有所不可誘也帝之不如後世之君固也而其風味則三代聖賢中人也不如後世之君而有三代聖賢之風味

帝亦足矣帝何求哉或謂肉刑之除其文帝瑜中之瑕也歟嗟乎是亦見其末而莫原其初者也隨其聲而莫睹其形者也肉刑何從而作乎其作於聖人之不得已乎洪荒之世人與禽之未别則夫所謂人者其能如今之世禮可以繩而法可以糾哉其必有所大亂而不可止者也由是肉刑生焉聖人非欲作也欲不作而不得也非欲存也欲除之而未可也漢文之世其民醇且厚矣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則帝亦不仁矣夫堯舜復生

必除之矣文帝除之而有過則堯舜除之亦有過乎謹論

大人格君心之非論

論曰忠於身而後可以言忠於君葢忠於身者其正先身而後君忠於君者其正先君而後身先身而後君故其忠無形先君而後身故其忠有名恕其身之不正而責其君之必正名則有矣大人不為也大人者無所責於君也無所言於君也非不責也無可責也非不言也

無可言也自吾君得我而與之居吾身之自正既暴之天下而無所媿吾君之不正亦潛消於心而不自知吾君且不自知也吾何知焉吾且不知也吾何言焉此正君之妙也孟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豈非以大人者正已而物正故其正君也為最易歟君子之事君有以言諫有以身諫君有過言力為之繩此言諫也非身諫也君有過行痛為之糾此言諫也非身諫也吾聞以身諫者從以言諫者凶葢吾君之過與其回之孰與消之與

其救之孰與先之言過而後繩君子以為不若無過之可繩行過而後糾君子以為不若無過之可糾非私吾君之過以為諂也消之於先其為力不難也非掩吾君之過以為諱也救之使回其為力不易也古之君子以身諫者也後之君子以言諫者也此其為從與凶之異也古之君子何修而能以身諫也豈以其積於已者素厚而服於人者素著歟名為天下之正人而心傳聖賢之正學身履天下之正道其在山林吾君恨其不能

致也其在朝廷吾君忘其巳之為尊也恨其不能致則必深自咎其君德之不足與有為也忘巳之為尊則必深自憂其賢者不可得而親也自咎其不足與有為其非心邪意十巳去四五矣自憂其賢者不可得而親其非心邪意十巳去其六七矣則其立人之朝吾君與之居處與之笑語與之謀議與之注措未幾何吾君忽乎其為聖君矣天下見吾君之聖也不知其所從來也見吾君動罔不聖也不知其何為而至此也謂大臣之力

歟吾未嘗有言也謂非大臣之力歟自吾君有意乎吾而君德已進也夫能使吾君有意乎其人而君德已進而況與之居也歟非孟子之所謂大人誰與領此魏鄭公之在唐吾嘗敬之吾嘗愛之吾今且猶敬愛之而況於其君乎太宗袖鷙禽而斃之惟恐公之或見也太宗欲幸東都而中輟惟恐公之或聞也非恐公之聞且見也愧也非愧也敬也夫為人臣而能使其君敬之能使其君愧之無諫之言有諫之功葢公之仁義之學固有

不言而心化者歟孟子所謂大人公未盡也而格君心之非公則盡之矣吾是以敬之吾是以愛之謹論

魏鄭公勸行仁義論

論曰人君之於道資有所近則言有所入蓋道無難易而君子之言有從違言無從違而人君之資有遠近資之所不遠小人不能却而返資之所不近君子不能勸而進太宗之行仁義人以為魏鄭公之勸也帝亦自以為公之勸我也不知夫非公之勸也言之入也非言之

入也帝資之近也帝之資不近乎仁義而可勸則封倫亦能勸之矣故太宗曰魏徵勸我行仁義君子以為非勸也天下之治亂其發在機其決在人非發之難也決之難也葢天下無一定之說也天下而有一定之說則誰不能決之者是故儒與墨並興而道與術交攻此有此之說而彼亦有彼之說將從其所謂道則倦於難成將不從其所謂術則樂其有速效難成也者難毀者也速效也者速禍者也世主能作其怠心以勝其樂心見

其難毀以破其速禍者希矣治亂之機一言發之百世不得而移之決之者果難矣哉秦堂上之一議甘龍之言不勝商鞅之言勝君子已知秦之短矣漢匈奴之一議王恢之言行韓安國之言不行君子已知漢之灾矣而秦昭王漢武帝不自知其祚之短民之灾由此而生也不惟不知之又從而樂之可悼也乎唐之治不在乎貞觀之後而在乎貞觀之初貞觀之初太宗求治而未有所從鄭公嘗有言矣封倫亦有言焉公之言仁義之

言也倫之言刑名之言也公之言似甘龍似安國似可倦倫之言似商鞅似王恢似可樂方是時言之勝負一代之治亂也君子憂之非憂其遽亂也憂其發也非憂其發也憂其決也使太宗有秦昭王好伯之資有漢武帝喜功之資則倫之言勝而公之言不勝矣公之言所以勝者以帝之資不近二君之資故也帝之資不近二君則烏乎近哉帝資之所近近乎先王仁義之資也資之近故入之也堅入之也堅故決之也果決之也果故

發之也成米斗三錢外戶不閉四夷來賓非勸也資也非勸而太宗以為勸豈亦太宗之賢樂其言之忠而忘其資之近故耶大抵求治之主莫難於有其天有其天矣莫難於盡其人曷謂天資是也曷謂人學是也鄉人之憫孺子入井也齊宣王之不忍於牛也太宗之觀明堂圖而罷鞭背也禹湯之泣辜祝網也其天者相近也然鄉人之不為齊宣齊宣之不為太宗太宗之不為禹湯何也其人者相遠也充其人之學以極其天之資鄉

人其不為禹湯乎而況太宗之賢也哉君子於此是以為太宗而歎也謹論

陸贄不負所學論

論曰君子之學問也真故君子之名節也全士大夫所以名毀而節喪者世以為所行負所學非也其學非真學也其學果真學也則終身之名節已定於平日之學問矣得之真何所失於偽定於初何所負於終陸宣公自謂不負於所學其果不負所學耶曰不負云者公之

謙辭云耳學之真故其名節不待守而全守且不待也
又何負不負之足為公道哉曰不負云者公之謙辭云
耳天下有偽學而無真儒以偽學而廢真儒則惑矣昔
有學論語而敗於佞此張禹氏之賤儒也學儒而敗於
貪此張涉氏之賤儒也學春秋而敗於姦此公孫氏之
賤儒也自吾儒之有三子也而吾道或幾乎廢矣世主
見一儒者則必逆疑其人世儒見世主之疑則又曲為
之地是二人者皆過也夫何故逆疑其人者曰是其容

之頎然是其言之凜然觀聽焉而已矣用之且將為佞為貪為姦固無用於學也曲為之地者曰彼三子者過不在學也過在變其學而不守也嗟乎前之說行則天下無可用之儒後之說行則天下有可變之學以學為無用學之有用者猶在也以學為可變學果無用矣天下有無用之學有有用之學訓詁者無用之學也學之偽也名節者有用之學也學之真也三子者假訓詁以售姦邪非偽而何又焉用曲為之地而謂其負所學哉

有眞學則無負無不負矣世主之與世儒固未見孔顏之學也亦嘗見陸宣公之學乎下罪巳之詔以回天下之心說者以此為公之不負所學也專西平之任以復天下之業說者以此為公之不負所學也不知夫此公之計也非學也此公之功也非學也救蕭復以扶君子天子有不拔之疑解之者公也擊裴延齡以阻小人天子有不測之威犯之者公也著醫書以易怨詩天下有不堪之窮安之者公也解天子之疑者難也未若犯天

子之威者難也犯天子之威者難也未若安天下之窮者難也舉天下之至難而皆公之所至易公儒者也立朝何其勇也公勇者也去國何其安也學之力也公之身與學為出處學之力與公為終始又何負不負之足云哉不負之説吾是以知公之謙也嗟乎國患無真儒耳士患無真學耳洙泗之學陋巷之學浴沂之學退自齊梁之學用之則舉天下而措諸堯舜世俗以為儒者之夸也不用則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世俗以為儒

者之倨也至於西漢之三子者世俗則以為賢也世俗之所賢者固誤人之國也世俗之所謂夸與倨者未易得也孔顔則不復生矣得陸宣公而用之其國之安危治亂何如哉當陸宣公之存也小人不以為夸與倨者寡矣嗟夫夸與倨者未易得也謹論

宋璟剛正過姚崇論

論曰與天下以治之福不與其君以治之功此大臣愛君之厚也葢治生於不治不治生於治方其不治人君

以一身而憂天下及其既治人君以天下而樂一身大臣成其君之治可也與其君之治不可也與則樂樂則怠矣姚宋之相明皇同於成開元之治也而論者以璟為過於崇何也葢璟以其治與天下崇以其治與其君與天下以治之福君亦享其福與其君以治之功君必喪其功彼宋璟者其剛有可憚其正無可喜將致其君於終身不樂之地者也致其君於不樂乃所以致其君於不憂歟史臣曰宋璟剛正過姚崇親君子而疎小人

人君之心也親小人而疎君子非人君之心也君子之過也君子之事君不使之樂必使之憂不欲其喜必欲其憚不待小人間之君已病之矣非君子之過乎是不然君子之心必有所不愛而後能有所愛其所愛者君之治也故使之憂不使之樂其所不愛者身之疎也故欲其憚不欲其喜非不使之樂也無樂於初有樂於終有憂之名無憂之實茲其所以有樂於君歟非不使之喜也吾得其喜君得其亂吾得其憚君得其治茲其所

以無愛於身歟天下之治亂君子所恤也吾身之親疎君子遑恤哉嗚呼以治與天下而不以治與其君此宋璟之剛正所以過姚崇歟姚崇何人也中興之賢相也宋璟何人也亦中興之賢相也成開元之治致中興之功二公可同也一則權譎一則剛正二公不可同也吾嘗觀乎姚矣明皇之獵因獵以進皮冠之招無是舉也太廟之壞以為偶然夸伯之震無是說也捕蝗之役不曰修德蝝生之書無是法也姚之權譎一至此哉吾嘗

觀乎宋矣中使之召不交一言孟子之所以遠王驩也偉臣之飲正色而起葢寛饒之所以忤許伯也無逸之圖戒以淫亂周公之所以警戒王也宋之剛正一至此哉當是時明皇之見姚也吾意其一言必和焉一政必美焉姚之為人温乎其可喜也明皇之見宋也吾意其一言必規焉一政必刺焉宋之為人凜乎其可憚也見姚而喜明皇以開元之治為極治明皇其不樂乎見宋而憚明皇以開元之治為未治明皇其不憂乎姚宋則

皆賢也開元則誠治也明皇樂於開元之功天下不見其禍明皇憂於開元之功天下不見其福不勝其憂明皇於是乎一而逐韓休再而逐九齡不勝其樂明皇於是乎一而相林甫再而相國忠天下之事至此然後知宋璟之可憚乃深可喜歟然則不以治之功與其君真愛君之厚者也大抵天下猶一家也君臣猶父子也昔者秦皇帝有二子焉其長則扶蘇也其季則胡亥也扶蘇好諫秦皇帝憎焉胡亥不諫秦皇帝暱焉扶蘇不在

外秦皇帝無一日之樂胡亥不在側秦皇帝亦無一日之樂扶蘇遠矣胡亥近矣秦皇帝之不樂一變而為樂矣秦皇帝之不樂則變而為樂也秦皇帝之秦亦變而為漢也秦皇帝不思扶蘇而明皇思九齡唐之所以未亡歟論者欲觀唐之君臣觀秦之父子則得之矣謹論

李晟以忠義感人論

論曰君子不能回天下之勢而能回天下之心心之所回勢之所隨也天下不幸小人在朝知逆天下之心以

順其君不知離天下之心以去其君天下之心已去於其下而小人之寵猶不去於其上天下之勢至此雖使君子為之若之何而為之哉涇原之變天下共應盧杞之為也李晟欲以孤軍而復王室其勢亦難矣晟不求於勢而求於心蓋天下之勢可以定不可以傾一傾則難定天下之心易以散亦易以收一收則不散晟以一已忠義之心感天下忠義之心天下之心既回天下之勢自定史臣曰李晟以忠義感人人之言曰與死人同

病者其病不可醫與危國同勢者其勢不可為醫無愚良也其能醫者非醫之能也必不可死之病也君子無巧拙也其能有為者非君子之能也必不可危之國也嗟夫此庸人之論也非君子之論也庸人之論以天而廢人者也君子之論以人而輔天者也能醫不死之病庸醫亦能之何取乎良醫哉能存不危之國庸人亦能之何取乎君子哉惟天下必死之人足以試良醫之技惟天下至危之國足以試君子之能夫良醫所以能生

必死之人君子所以能存至危之國亦必有說矣人之命雖係乎天實係乎人之氣國之命雖係乎天實係乎人之心良醫者有藥以回死者之氣是以能生必死之人也君子者有道以回國人之心是以能存至危之國也李晟之存唐也以忠義感人心此其回死之藥歟德宗初不病也唐室初不危也建中之政天下相賀德宗何病焉雖未能以天下取河北亦未聞以河北而制天下唐室何危焉盧杞一進殺真卿沮懐光士心去矣間

架有征陌錢有征民心去矣戰者未返戍者復行軍心去矣且夫天下之權託於人主也人主之權託於誰哉一曰士二曰民三曰軍令也德宗之託於天下也是三人者其心皆去矣涇原之役奉天之役興元之役不在於朱泚作難之日也識者知之久矣當是時也以我之寡當賊之衆衆寡不敵也以我之弱當賊之强强弱不敵也懐光吾大將也則叛於内三鎮强藩也則應於外唐室之危何如哉李晟以一己之忠義回天下之心以

天下之忠義回天下之勢以寡為衆以弱為強以孤軍復京師醫必死之病而存至危之國天也亦人也嗚呼無強國有強人有人而有國者吾聞之矣無人而有國者吾未之聞也唐至於德宗大盜再起天下再定有人焉故也安史之亂李郭以忠義而相勉遂能回天下之心涇卒之亂李晟以忠義感人陸贄以訓辭感人亦能回天下之心唐之人心其去者再小人離之也其收者再君子回之也大哉人心乎大哉回人心之人乎與其

既去而回之孰與未去而留之吾故因李晟之事而備論之有天下者可以戒矣謹論

儒者已試之效如何論

論曰道不難於用而難於信葢道也者用則為帝王之業不用則為儒者之業故夫儒道也者可以不用不可以小用世主之求近功者見儒之不可以小用則以儒為不適於有用也既不信其道烏能用其道乎君子將欲言儒者之可用不必言其可用也盍以古人已試之

效而信之乎唐虞三代已試之於一時者也夫子已試之於萬世者也試之一時而其用不可掩試之萬世而其用不可易然則世主觀之可以少信矣能信則能用矣用與不用儒者不計也而信與不信其關人之得失豈小哉班固志藝文之書於儒家者流所以言其效也請遂言之天下之理貴生於有功賤生於無功此儒者之所以不如百家之說也嗚呼孰知夫不如百家之說此其所以為儒者歟百家者曰欲富而富欲强而强問

其期則曰朝行之夕見之何其有功歟儒家者曰欲帝而帝欲王而王問其期則曰必世也百年也何其無功歟自百家之有功也而儒始賤矣自儒者之無功也而儒始愈賤矣儒非無功也無近功也儒非可賤也世主賤之也一言出於儒則誹之以為大也一事出於儒則笑之以為迂也大與迂相遭而賤與貴不相敵此儒者之所以不如百家之説也嗚呼孰知不如百家之説此其所以為儒者歟堯舜三代與吾夫子葢嘗以身試儒

者之道矣太和之治何從而來哉元聖素王之業何從而致哉儒道之為也是道也用之則治不用則亂亂而用之則復治天下之有君臣父子也仁義禮樂也誰之力也天下有之故天下忘之也一日而無君臣父子也無仁義禮樂也天下何如哉然則儒者已試之效可觀也已秦人蓋嘗以身試百家之說矣富則富矣君富於上民貧於下猶不富也强則强矣有强於威無强於德猶不强也得地而失民取人之國而人亦取其國然則

百家已試之效可觀也已世世主觀之儒者有功乎百家有功乎儒者可賤乎百家可賤乎能移其所以信百家之心以為信儒者之心則儒者之可用與不可用決矣世主信則用之不信則已之儒者忘言焉可也班固之論儒者言其道之最高此適所以滋世主之疑也人不吾高而吾自高焉雖其信之至其歷陳唐虞商周與仲尼已試之效賴有此耳雖然言之可信者易言之必信者難昔賈生嘗言儒者之與百家已試之效矣其言

於文帝曰今或言禮義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乎生之言不為緩矣而文帝若無聞也有黄老以病其心生之言何從而入哉因班固之言感生之言吾故曰言之可信者易言之必信者難謹論

文帝曷不用頗牧論

論曰賢者不能使人知而能使人思知與不知賢者初莫之計思與不思有國者竟莫之悟二者常巧於相違而不喜於相遭是可歎也漢文帝聞說者之論而思頗

牧之賢謂文帝之思為未善不可也然當頗牧之時或以間而擯或以讒而殞孰知其誣孰知其賢哉其生也莫知其往也始思思頗牧而天下無頗牧矣使其復有頗牧其能知頗牧乎淺於知而深於思薄今而厚古豈特一頗牧而已哉揚雄曰文帝曷不用頗牧賢者不求不用亦不求必用吾之所挾不用則澤其身用則澤其國謂賢者求不用賢者有是心乎然其挾在我其用不在我不在我而我求之又從而必之自古聖賢君子未

有或是之能也頗牧之在趙也頗牧不負趙而趙實負頗牧負與不負頗牧何心焉可悼者趙之社稷而已矣生靈而已矣使頗不以趙括代牧不以郭開死韓魏不侵匈奴不侵非頗牧之功也二子遲一日而去趙則趙之國遲一日而為秦此誰之功乎雖然二子之功不求其君之不負也求其畧知焉而不得也知且不得也而況於思乎漢文帝之思二子亦可為二子賀矣使二子而有知亦少慰矣然天下之事至於思其人而不獲其

用君子謂之無益漢文之不思二子二子之病不加多漢文之思二子漢文之病不加少且匈奴之寇日廹而帝也乃欲起頗牧於九原不徒匈奴聞之為之一笑而已使頗牧聞之有不笑者耶漢文之於魏尚猶趙之於頗牧也捨今頗牧而思古頗牧善謀國者然乎哉帝能思頗牧吾亦能思魏尚也願以帝思頗牧之心為帝知魏尚之心帝其許之乎馮唐謂帝有頗牧亦不能用其意則然矣其氣無乃猶未平其辭無乃猶未婉乎氣平

則辭自婉辭婉則君自悟吾於馮唐之論猶有憾焉且帝嘗謂李廣曰使廣在高帝時萬户侯豈足道哉士患不遇主廣之受知於帝尚可諉曰不遇主耶遇主而又云云若爾是高帝不生廣終不用也有李廣則捨之於今馬無頗牧則思之於古馬馮唐謂帝雖有頗牧不能用帝則怒唐也怒馮唐之言而不悔李廣之論帝其忘之乎帝不忘之帝當悔之矣悔於廣則不怒於唐矣不怒於唐而悔於廣則頗牧二子者思之可也不思亦可

也謹論

文景務在養民論

論曰必有所不為而後有所力為天下之事將求夫有功則無恤其有勞將病其有勞則無恥其無功二者要難兼也文景之治將有所取不得不有所捨將有所重不得不有所輕是故敵之未柔也國之未強也名之未榮也皆有所不問蓋吾方以涵養天下為事一夫之擾一物之病皆足以累吾涵養之全而又遑他事哉班固

曰文景務在養民治天下之法二曰靜曰動人君出治之法一曰專專則有守有守則無慕無慕則有成昇而慕王良則喪其射伯牙而慕高漸離之筑則喪其琴技固不可以兩能能固不可以兩精也堯舜治天下以靜者也湯武治天下以動者也成康治天下以靜者也宣王治天下以動者也由靜而治焉治而專焉是以有垂衣措刑之治由動而治焉治而專焉是以有創業中興之治曰動曰靜雖聖人不能兼舉而雜用也擇其所當

務而吾執之以為專務始之以擇繼之以不疑終之以不改夫是之謂專務文景之務獨在於養民葢以古之靜者而自處矣而於天下之功名何務焉平城之仇可報也文景不報也嫚書之悖可恥也文景不恥也火通甘泉之警可忿也文景不忿也文景非能忘情也彼固有所不暇也曷為不暇也文景之所務有不在此也使天下之民安何必報東門之役使天下之民富何必紀燕然之功使天下之民仁且壽何必數入陳之俘得匈

奴之輜重孰與吾太倉之腐得單于之朝孰與吾黎民之醇天馬蒲萄之利末足以易吾之桑麻滿野也龍荒大漠之取末足以易吾之煙火萬里也方文景擇此務而固執之智者必忿於心勇者必忿於色矣未幾則相與樂之已而忘之矣天下忘文景之仁而文景不忘天下之民文景之不忘專於仁者也天下之忘文景安於仁者也故夫粟帛之賜文景之小惠也征賦之減文景之廉德也刑罰之幾措文景之寬政也非文景養民之

務也文景不以有功者易其有勞者是眞文景之務也歟千金之家其所以起者動也其所以守者非動也靜也其祖父之披荆棘犯霜露不為則不可也夫豈樂於此乎哉子孫守之不知其祖父之初不樂乎動也狂夫悚之禍夫激之以為無動於身則無强於家或鬬焉或訟焉家則强矣無乃適所以為弱乎哉孝武是也孝武以為文景之怯也矯而振之唐蒙之狂李陵之禍而文景之生產作業始揺矣末年之事使文景見之其心不

傷乎哉湯武周宣之動不得已焉者也孝武承文景富庶之全盛而必欲動焉其亦有不得已者耶故治天下之法可喜者動也可笑者靜也孝武可喜者也文景可笑者也可笑而可安者也謹論

太宗勵精思治論

論曰明主之勤於治其勤不可見而其成不可禦葢可見者以勤為勤也不可見者以思為勤也以勤為勤者事常出於勤之外以思為勤者事不遁於思之中納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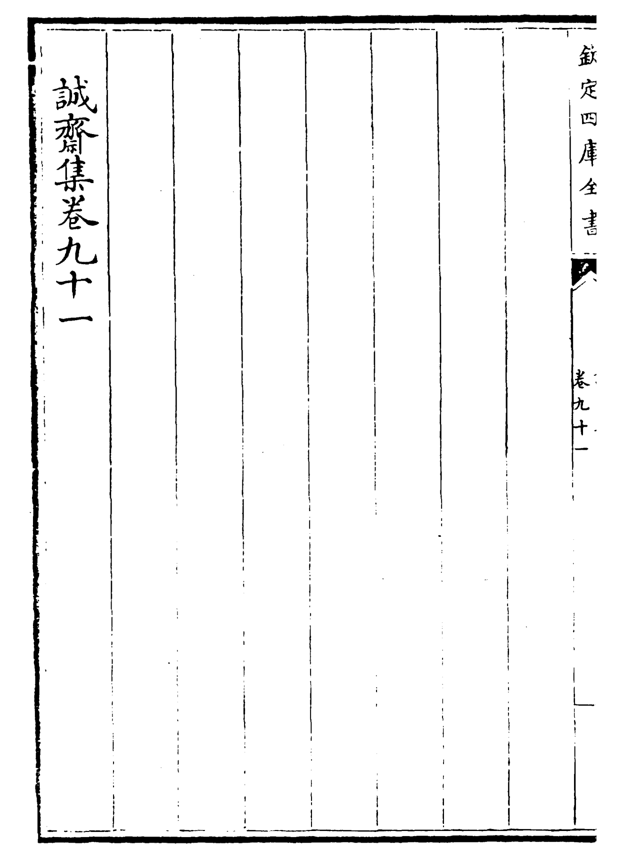
下之治於一思出一思之治於天下治之功未具而治之計已具矣太宗之勉勵精勤以治天下非費其勤也費其思也思以計乎治治以應乎思故其勤不可見也而其成不可禦也勤於思而不勤於迹又何見焉出於心而成於治又誰禦焉崔植得其說故曰太宗勵精思治天下之治亦難矣勤則不成不勤則成可為長太息也且夫量書者即成湯之昧爽也傳食者即文王之日昃也然與湯文同其勤不與湯文同其治何其勤而不

成歟師廣成者即梁人之齋戒也游巖廓者即晉人之高簡也然與梁晉同其不勤不與梁晉同其不治何其不勤而成歟益有衆人之勤有帝王之勤衆人之勤勤以勤也帝王之勤勤以思也以帝王而為衆人之勤秦隋以之以帝王而為帝王之勤黃帝堯舜以之太宗之勵精不用於是而用於思其以不勤為勤者歟其不以勤為勤而以思為勤者歟田業之法府兵之法租調之法此治之器也非治也斗米三錢之治外戶不閉之治

蠻夷宿衛之治此治之象也非勤也兼行將相之事親
伐夷狄之事曰教衛兵之事此勤之目也非綱也太宗
勵精之綱其在於一思乎太宗何思也其事事而思乎
有所及必有所不及其物物而思乎有所甚容必有所
甚疎蓋太宗求治之初有勸以刑名者有勸以仁義者
太宗之所以憂而思也有言創業之難者有言守成之
難者太宗之所以憂而思也當是之時太宗之勵精不
疲於身不瘁於色朝廷不知天下不知太宗自知之耳

何也其思隱於心其勤泯於迹故也葢天下之至勞莫勞於念慮而莫逸於宵旰太宗不疲於身而心已疲不瘁於色而心已瘁勤而思焉思而決焉天下見其治於已決之後不見其勤於未決之先孰知太宗疲其心以置天下於至安憂其心以納天下於至樂哉然則太宗之勤其以不勤為勤者歟其以不勤為勤而以思為勤者歟嗟夫天下之事有潛之至幽而發之至著者其惟此心乎淮淝之寇方熾而謝安之遊宴方酣宦寺之權

方橫而元載之嬉笑方和孰知遊宴之憂甚於蹙頞嬉笑之慘甚於椄劒者乎故夫真憂者不憂真怒者不怒真勤者不勤彼夙寤晨興以為勤者勤則勤矣真則未也太宗之勵精不在勤而在思其真勤歟勤可知也思不可知也知且不知也又可見乎哉太宗之勤於一思當時之臣未必知也崔植何從而知之哉何從而言之哉詩不云乎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太宗有焉又不云乎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崔植有焉謹論



誠齋集卷九十一

謹案卷九十第七頁後三行是故聖人之心愛天

下則無止原本愛訛憂據別本改

第二十四頁前七行蘇弁欺之以官市利民則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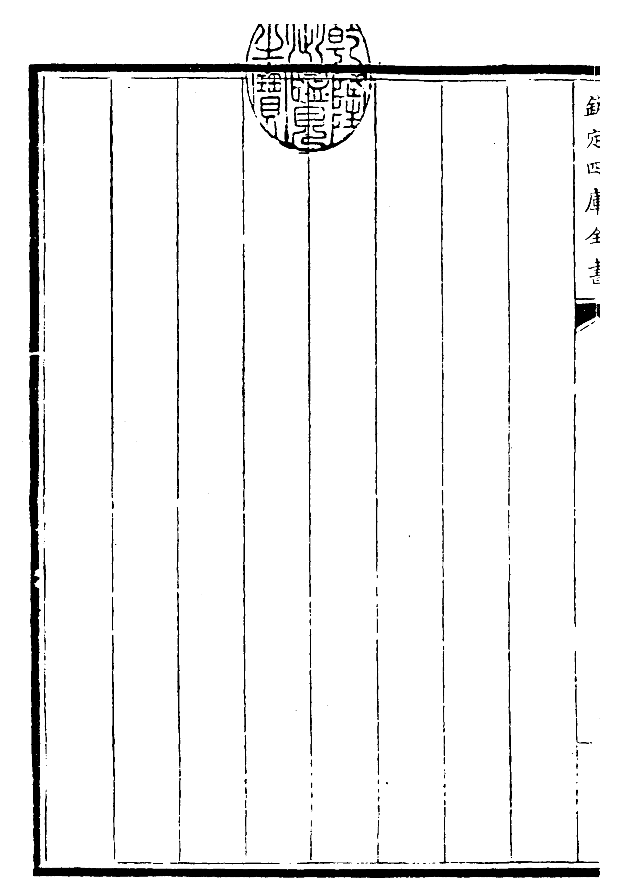
焉原本官市訛宮布據別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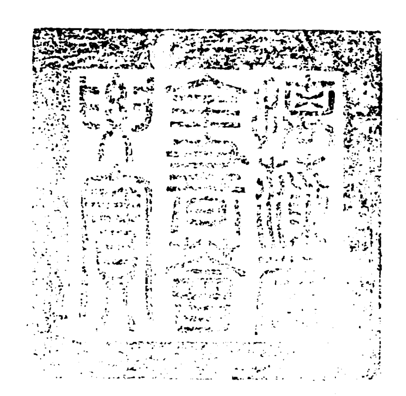
卷九十一第十三頁後三行明皇於是乎一而逐

韓休原本休訛林據唐書改

第二十一頁後六行而不悔李廣之論原本而訛

馮據別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孔廣枚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九十二至九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六十九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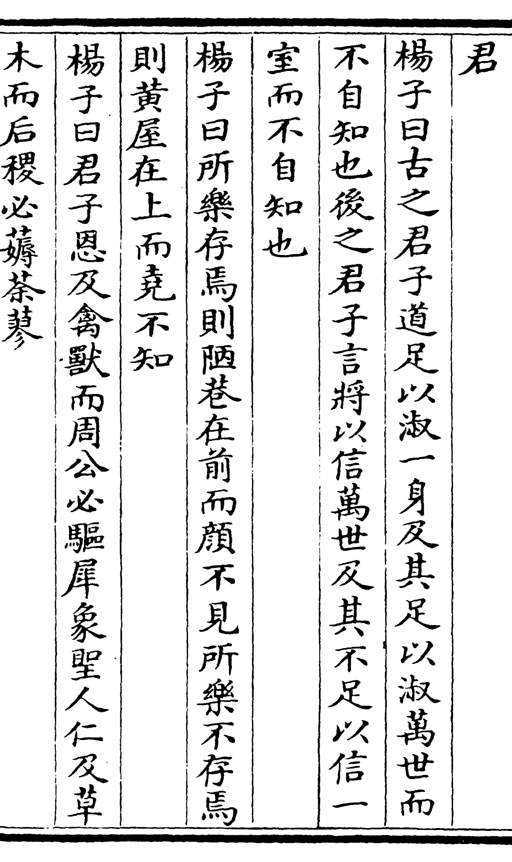
誠齋集卷九十二

宋 楊萬里 撰

庸言

庸言一

楊子曰七情代興而異政故喜為怒君樂為哀臣未有發與時並來與日偕者或曰然則欲其發皆中節奚施而臻兹楊子曰聖人以一君君七臣衆人以七臣臣一



君

楊子曰古之君子道足以淑一身及其足以淑萬世而不自知也後之君子言將以信萬世及其不足以信一室而不自知也

楊子曰所樂存焉則陋巷在前而顔不見所樂不存焉則黄屋在上而堯不知

楊子曰君子恩及禽獸而周公必驅犀象聖人仁及草木而后稷必薅荼蓼

楊子曰仁者萬善之元首正者萬事之本榦

或問横渠子謂陰方凝矣而陽在内者不得出則奮擊不服而為雷陰方聚矣而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何謂也楊子曰伏一健於二順之下健者安得不怒而為雷閉二健於一順之外健者安得不環而為風易之有震巽也其知神之所為矣

或問濂溪子謂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何謂也楊子曰元伸而亨非誠之通乎利詘而貞非誠之復乎亨利

用也元貞體也體用二也誠一而已

楊子曰以理從心不以心從理故危以動則民不與以心從口不以口從心故懼以語則民不應

楊子曰易之道損而不已必益升而不已必困吾未見處損而喜處升而懼者也

或問程子說易謂五君位也唯旅之六五獨不取君義蓋君無旅也信乎楊子曰出居於鄭在乾侯孫于越旅也幸蜀幸奉天亦旅也然則程子謂君無旅何也曰是

固作易者與說易者之所諱也非諱也不忍言也

楊子曰性者生之良能心者性之良知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性也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心也故不盡其心不知其性

或問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莫之罪而墨對之以君臣無常位其然乎楊子曰詭哉言也君臣天下之大分猶天高地下不可易也非有桀紂之惡湯武之聖則易之革聖人不作矣意如何人而敢奸之乎且

簡子之問安知其無季氏之志乎無季氏之志猶不可有此對也有季氏之志而對之以此可乎詩曰毋教猱升木

楊子曰易者蕭何之律令春秋者漢武之决事也易戒其所當然春秋斷其所已然聖人之戒不可違聖人之斷不可犯故六經惟易春秋相表裏

楊子曰過樂則喜安喜則樂不平於氣則怒不制其痛則哀

或問學者之言道或閎已於至幽而墮人於至茫何也楊子曰非强則妄誣所不能之謂强億所不知之謂妄

或問易之革曰湯武順乎天然則文王違天乎楊子曰皆順也或順其命或順其理

或問君子敬其獨何謂獨楊子曰作於其心之謂獨

或問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道有竭乎楊子曰覩之以宗廟之美而俎豆無象位之以百官之富而表著無列

楊子曰君子不安其心之所不安小人安其心之所不

安

楊子曰有此之謂理行此之謂道體此之謂德屢遷而不離乎此之謂中

或問夷齊兩去其國夫子兩許其仁何也楊子曰夷不去無父也齊不去無兄也

楊子曰文王制天命者也湯武制於天命者也

庸言二

或問横渠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何謂也楊子曰水

陰物也而至陽之精居其宮火陽物也而至陰之精隱其家

楊子曰仁者安其固然故不憂知者明其當然故不惑勇者信其必然故不懼

或問道也者潛之則懌諸心體之則淑諸身溥之則澤諸天地萬物學者言不及此何也楊子曰道不在已言道病已已不在道言道媿道

楊子曰顏子之學故以新而化是以有若無忿以樂而

消是以犯而不校

楊子曰伏羲堯舜禹湯文武聖之高曽也周孔聖之祖父也顔子聖之宗子也孟子聖之别子也二程子宗子别子之宗子也

楊子曰禮者免刑之大閑刑者復禮之嚴師

楊子曰君子懐德故主乎善不主乎已小人懐土故安其舊不徙其新

或問廬而不藩藩而不墉藩且墉而不崇不厚不復廬

其安乎徹藩墻以納於蒐禍夫不為也徹封建以納撿
犺而謂君子為之乎憒哉栁子之訾封建也啟戎以宅
華使疆不藩陲不墉蕩蕩焉通而莫禦民到於今受其
烈者必栁子之言夫楊子曰以藩墻為藩墻廬其安矣
以於蒐為藩墻廬其安乎

楊子曰仕優則學豐其歛學優則仕散其積

或問田不井曠百世王澤其不下究歟欲王澤之下究
其必自井田始矣百世之主非其智不足以及之惟其

勇不足以行之蓋仁於奪一夫之有而不仁於均萬夫之無是以王澤不下究也楊子曰奪一夫之有以均萬夫之無可也萬夫未得其所無而一夫先訟其所有可乎或曰上均之下焉得而訟之曰下患無所訟乎秦之憯刻民不訟於秦而訟於漢新室之紛更民不訟於新室而訟於光武下患無所訟乎

楊子曰呂公未嘗獻淮魚獻淮魚者婦也文公未嘗獻錦獻錦者亦婦也不獻甚於獻也

楊子曰君子不器不以一能而盈諸身及其使人也器之不以衆能而責諸人

楊子曰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以女女人而必曰富貴也異矣

楊子曰不遷怒直也不貳過明也

楊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不以名掩實也察其所安不以迹掩心也

楊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舍非聖賢之痛痒也人主觀聖賢之行藏可以察其時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仕隱非君子之欣戚也人主觀君子之隱顯可以知其身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楊子曰今之學者亦為己舍為學則無所不為己孔子曰今之學者為人楊子曰古之學者亦為人舍為學則無所不為人

楊子曰君子見其所不欲見亦有不見其所不欲見孔

子矙陽貨之亡是也君子敬其所不欲敬亦有不敬其所不欲敬孟子不與王驩言是也為陽貨王驩者知恐其不見已而不恐其所以不見之由知恐其不與已言而不恐其不與已言之端惑矣

楊子曰人之一身冬立者其足寒此則陰矣及足與足相摩則寒者温不曰陽乎然則陰陽果二物哉

或問何謂精義入神楊子曰思精其宜則衆理通何謂窮神知化楊子曰理盡其通則萬變徹蓋義者物之宜

神者心之通化者事之變

楊子曰直於已之謂忠孚於物之謂信

或問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何謂惻何謂隱楊子曰惻言愛隱言痛也覺其痛之謂隱愛其痛之謂惻痛於彼惻於此而仁不可勝用矣

庸言三

或問知變化之道何謂變化楊子曰榮變而枯末離而本不離質變而素色改而質不改此變也鷹化爲鳩見

鳩不見鷹草化為螢見螢不見草此化也變者跡之遷化者神之逝

楊子曰中則正在其間正則中在其外

楊子曰國家之敗其敗者敗之歟抑亦典者敗之歟家有範人有表範完而表端罔或畸側矣唐太宗謂其子曰吾有濟世之功是以縱欲而人不議然則敗唐者高宗也而非高宗也

楊子曰寂然不動感在其中矣感而遂通寂在其中矣

楊子曰學以聚之無不受也問以辨之有不受也

楊子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徳載物非贊天地也以天地責諸身也

楊子曰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身而不正可乎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學而不精可乎

楊子曰建官以利民有害民而得官用人以立國有誤國而得用

楊子曰天下之才動則生静則息

楊子曰君子之於人以大善揜小惡不以大惡揜小善

或問本朝諫臣之盛古未有也何如楊子曰非諫臣之盛也祖宗之聖也

或問天地未開闢如之何楊子曰古猶今也天地既開闢如之何曰古猶今也

楊子曰君子之於小人有容而無敵或曰何也曰不為小人不勝小人不勝小人不敵小人敵小人而勝焉是勝一小人得一小人矣

或問三代而下莫盛於西漢也本朝與西漢孰盛楊子曰西漢縣令勇於敢殺本朝人主勇於不敢殺

或問熈豐元祐之議論固不能同也元祐諸儒其咎臨川王子也宜矣而諸儒之論又謂不井田不封建則不三代也何如楊子曰臨川王子之論曷嘗不曰三代哉

楊子曰君子不言已之所不能行不言人之所不可行

或問世傳大程子中庸之書非大程子之為也呂子大臨之為也何如楊子曰無傷也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

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無傷也

楊子曰臧堅以齊侯遣閹人唁巳爲恥後世之士以閹人薦巳而不爲恥漢文納袁盎之諫以宦者參乘爲恥後世之主以宦者參國而不爲恥

楊子曰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以其所不必知害其所必知仲尼不爲也子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其所無用害其所有用仲尼不爲也

或問伊川程子之學大抵以先王而責後王以聖人而

責學者膚寸不恕也無乃已甚乎楊子曰奚其甚以先王而責後王是致後王於先王也以聖人而責學者是納學者於聖人也奚其甚

楊子曰先輝者日月之散也日月者先輝之聚也散故其輝無不充聚故其象有可指

楊子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及曾子數以三罪則愴然之哀一變而為懮然之懼何也道長則情消懼生則哀亡惜也子夏見曾子之晚也使早見曾子則尚不喪

其明也雖然喪其明尚不喪其心
楊子曰人之為善百善而不足人之為不善一不善而足
或問君子事上如之何楊子曰重不及傲敬不及謅
楊子曰且將飲者夢必渥且將跌者夢必愕今皇皇焉汲汲焉得則懌否則戚奚為哉
庸言四
或問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子貢之言無乃已恕歟楊

子曰紂不可恕也亦可恕也周師之入自焚而死前有亡國之罪後有死國之節嗟夫後而已矣猶紂也前而已矣紂也乎

或問三代而下謀國而萬全者其惟子房乎楊子曰子房策之子房用之奚而不萬全哉使他人用之鴻門之見策之安乎棧道之絶策之通乎

楊子曰聖人之作易不中而吉寧以吉狥中不貞而利寧以利狥貞

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楊子曰學者無周公之所有而有周公之所無吾何以觀之哉

或問程子謂仁者覺也覺何以為仁楊子曰覺則愛心生不覺則愛心息覺一身之痛痒者愛及乎一身故孝子髮不毀覺萬民之痛痒者愛及乎萬民故文王視民如傷覺萬物之痛痒者愛及乎萬物故君子遠庖厨

或問孟子謂惻隱仁之端韓子謂博愛之謂仁程子謂

仁者覺也三子之言仁異乎楊子曰何異焉愛者惻之應隱者覺之感或曰雖然韓子之言其亦未優乎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何違於仁子貢問博施子曰必也聖乎博何違於愛然則博愛之與兼愛異乎曰異博無私兼無別

或問朝死而夕忘者聖人之罪人固也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何也楊子曰不肖者不及故進之賢者過故退之

或問鯉也死夫子不慟鯉而慟回回也死顏路不為之慟而夫子為之慟何也楊子曰哭子而不慟禮也哭門人而慟道也嚴哉禮乎重哉道乎

楊子曰置虛器於水中未充則鳴既充則默嚍嚍以為知道囂囂以為知德充乎哉

楊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即天命之謂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或曰未發無不中既發有不和性其兩乎曰否粹於天理者性

也駁於人欲者非性也情也喜怒哀樂自天理出發無不和也自人欲出發始有不和矣然則約情以歸性過人以復天發而和以不離於未發之中奚若而可曰戒不睹懼不聞

或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然則何者為中庸乎楊子曰執是以為中庸非也外是以為中庸亦非也然則何如斯可謂之中庸矣曰天下國家可均也時乎必均時乎不必均爵禄可

辭也時乎必辭時乎不必辭白刃可蹈也時乎必蹈時乎不必蹈君子處事以時對時以道擇道以心

或問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何謂也楊子曰幽而太極乾坤六子之妙用顯而君臣父子萬事之大法不曰其道甚大乎動則取諸豶牿鴻雉植則取諸瓜杞茅莧器則取諸鉼鼎簋缶體則取諸脢腓趾尾不曰百物不廢乎惟大無不受者細無或廢

或問五行之序楊子曰水火物之初木金物之成土物

之定氣一變而有象故曰初象一凝而有質故曰成質一成而有宅故曰定

楊子曰冬日之火夏日之水未施親於民而民親君子之德亦然

或問韓信之平趙魏下燕齊何其才也然仕楚而踦圖漢而烹何其不才也楊子曰非信之有才有不才也天將舉天下而一之漢信得而不才乎天方廢楚信則仕楚天方與漢信則廢漢信得而才乎

或曰子諍父臣諍君分殊而已矣愛無殊也然子無誅而臣有誅是故桀之龍逄紂之比干孝宣之蓋寛饒光武之韓歆明皇之周子諒桀紂為之宜也孝宣光武明皇宜乎哉楊子曰皆宜也前二君之誅諫之戒也後三君之誅不諫之勸也或曰諫者戒不諫者勸其究若之何曰亡焉而止矣桀紂明皇則亡孝宣光武曷嘗亡哉曰夫亡者身至焉國次焉

庸言五

或問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何謂也楊子曰顔不孔不止紂不桀不止

或問孔子論商之三仁孟子論夷惠尹之三聖學者宜何師楊子曰師三仁者一之後師三聖者二之前

楊子曰天命之謂性父母全而生之也率性之謂道子全而歸之也

楊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閑其入也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閑其出也

或問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傳說之言也不致其知不力其行小程子之言也由前之說珍乎行由後之說珍乎知學者將疇從楊子曰知譬則目也行譬則趾也目焉而已矣離婁而躄也可乎趾焉而已矣師冕而馳也可乎人乎人目趾具而已矣

或問荀彧魏從而漢殉孰忠乎楊子曰漢魏均忠也一則以心一則以身

或問舃謂中舃謂庸楊子曰中者羣心之根株庸者衆

口之穀耎

或問行夏之時程子言之白矣敢問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如之何楊子曰商輅周冕尚儉也樂則韶舞尚遜也

或問漢文之短喪其薄矣乎楊子曰薄非漢文始也昔滕世子為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然則短喪之薄其起於周之衰乎

楊子曰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夫惟有是物也然後是道有所措也彼異端者必欲舉天下之有而泯之於無然後謂之道物亡道存道則存矣何地措道哉

或問韓公徹簾之舉富公咎焉何如楊子曰此富公未察也韓之請后之從韓能逆知之乎機之未至不可知

機之既至不可留然則先事未有以白富公臨事不可以待富公故曰此富公未察也

或問衛多君子晉多卿材晉大國也衛蕞爾國亦何為多賢也後世以天下之大歎人才之乏又何歟楊子曰古者求人之一能後世求人之無不能求其一能是以多能求其無不能是以有不能

或問何謂學楊子曰學之為言效也以已之不知效彼之知以已之不能效彼之能學云學云誦數云乎哉辭

命云乎哉

楊子曰獲禽我所欲也詭而獲則可欲而不可欲不獲禽非我所欲也範而不獲則不可欲而可欲故曰可欲之謂善貧者未嘗不言富富者未嘗言富故曰有諸已之謂信甁之罄矣維罍之恥不充故也瑟彼玉瓚黄流在中實故也故曰充實之謂美山川之輝於外也百里珠玉在内不盈握耳故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山一山也而朝暮晦明萬變也刻木而為山一山而已矣故

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歷家之言天數往者合知來者差故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楊子曰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非為下者言也進退無恒非離羣也非為進者言也

楊子曰乾之九三居上位而不驕蓋以進德修業為樂也樂乎内者輕乎外在下位而不憂蓋以德之末進業之末修為憂也憂其大者忘其細

楊子曰仁與義吾之左右手也不可以獨有亦不可以

獨無仁言覺義言宜也覺其宜則行覺其不宜則止故

仁者右義者左

或問近世之健吏某子吏也以健聞某子儒也亦以健聞二者同乎異乎楊子曰異何謂也曰吏以戎索治周索儒以戎索為周索

誠齋集卷九十二

誠齋集卷九十三

宋 楊萬里 撰

庸言

庸言六

楊子曰利不歸於上則不國故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利歸於上則無民故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楊子曰赤壁之風天道在南采石之霧天道在北

楊子曰夫子之道溥矣宏矣卓矣邃矣故六經既就而六經非夫子無行不與二三子而未嘗與二三子逼哉

子貢之問也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道大如天子貢欲以一字襲而取也終身塗遠子貢欲以一字生而死也問之之逼也答之之難也微吾夫子誰實能答之子曰其恕乎然則六經雖博可以一恕撮夫子雖聖可以一恕跂夫子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子貢一夕負而

走矣子貢得之之難而學者喪之之易也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邑惜乎

楊子曰學者陋其故而不能不安悅其新而不能不懦其於至聖人也遐哉

楊子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其文武成康之盛乎桑之落矣其黄而隕其周之東乎

或問張湯推賢揚善有諸楊子曰推揚有矣賢善未也掾史之薦非賢善乎曰胥薦胥史薦史賢善乎

或問陸抗飲羊叔子之藥程子謂其不當飲信乎楊子曰抗飲焉不可也祜饋焉尤不可也不幸而抗死焉若之何

或問君子而時中何謂也楊子曰詩不云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或問張敞其健吏乎楊子曰敞可謂賢矣不貨昌邑王以售其身敞可謂賢矣

或問顏淵死子哭之慟何如楊子曰夫子欲有與言將

誰與言

楊子曰水託於器而有象器毀則象亦毀火託於薪而有質薪化而質不化象者形之虛質者象之實

班固贊王莽曰天變見於上人怨作於下莽亦不能文也楊子曰固之言過矣莽之言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未為不能文也

楊子曰作詩者其深知小人之情狀乎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也言之巧能以欺夫人顏之厚不能以欺其心

或問元亨利貞如之何楊子曰元而不亨不釋老乎利而不貞不申韓乎

楊子曰三年畊必有一年之蓄而學者朝學之夕喪之

或曰性譬之水焉濟人水也溺人亦水也謂濟人者水之性則過德乎水謂溺人者水之性則過咎乎水水之性有湛然而已爾性譬之火焉飪物火也燬物亦火也謂飪物者火之性則過德乎火謂燬物者火之性則過咎乎火火之性有煇然而已爾人之性而曰善焉惡焉

混焉非不性也非盡性也何如楊子曰所謂湛然煇然者為善乎為惡乎為混乎

或曰何謂性何謂命楊子曰受之之謂性授之之謂命

或問戒不睹懼不聞其惟闇室屋漏之地乎楊子曰不睹莫如吾心而闇室為十目之所視不聞莫如吾心而屋漏為十手之所指

或曰後世為將者多養寇以封己非罪歟楊子曰非其罪也有誨之者也自高帝殺韓信始也

或問班固謂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汙君子譏之然乎哉楊子曰仁可譏也建恭為子職斯而可譏舜亦可譏

庸言七

或問楚王亡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楚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聃之説高矣乎楊子曰高則有矣非其理也且弓以用言也去其人則弓孰得之得孰用之

楊子曰冲然之謂道烝然之謂氣澄然之謂天凝然之

謂地烝然者天地之充也冲然者天地之渾也故道為氣母氣為天地根

或問揚雄之劇秦美新有徼歟楊子曰雄而有徼久矣其獲矣耄而後徼焉情乎哉然則奚而作曰避禍焉而已矣禍可避乎曰禍可避則命可避

楊子曰聖人之辭渾賢人之辭辨渾故一言可以萬觀辨故一言可以一取聖人之辭微賢人之辭章微故思而有不諳章故不思而獲

楊子曰天下之至神者其惟人心乎已有過焉何必人告也見人之過得已之過聞人之過得已之過何必今人也見古人之過得已之過聞古人之過得已之過何必古人也見日月之過得已之過見寒暑之過得已之過何必天地也見韋弦之過得已之過見輪几之過得已之過何必萬物也因前日之過得今日之過因今日之過得前日之過何必有過也一言之過未言而得其過一行之過未行而得其過是數者之得非人告也心

告也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不惟顔氏子而已矣知之未嘗復行惟顔氏子而已矣

楊子曰禮出於人心入於人心樂出於人情入於人情

楊子曰夫子之論禮商得以損夏古之禮有不苟取周得以益商今之禮有不苟去

或問孟子聖矣乎楊子曰謂若聖豈敢者夫子也況孟子乎雖然孟子之學至其至矣非曰聖也非不曰聖也

或曰孟子之與孔子假而生不相後也將並於孔乎將學於孔乎曰奚其並奚其並

或問聖人可學乎楊子曰奚而不可學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子孟子之言也聖盡倫子荀子之言也聖人盡人道者也子程子之言也聖人人也我亦人也我無人倫乎我無人道乎昧弗明舍弗行行弗至至弗盡耳

或問何謂天位何謂天職楊子曰履大君之位以承乎天茲謂天位修大君之職以答乎天茲謂天職有斯位

也當知有斯職也臣而不修其職則為曠官君而不修
其職不曰曠職乎然則孰為君職曰君職在養民養民
在仁政文中子曰七制之主以仁義統天下是也又曰
其有以結人心乎非也結之利之也

楊子曰命德討罪自上天出此二帝三王之隆也命德
討罪自天子出此漢唐之競也逮德下衰自權臣出德
又下衰自藩臣出至於自婦女出自嬖倖出無衰矣

楊子曰小人之於爵禄未得則羨不得則愠既得則懐

懐則固固則思思則姦姦則亡孰亡乎曰亡身雖然亡身小矣未足悼也大於亡身足悼也

或問近世士風大不美何以易之楊子曰奚而不美也曰病在奔競曰病不奔競耳奔競非病也未諭曰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使天下之士皆奔競於此奚病哉病不奔競於此而已矣

庸言八

或問仁義禮智為四乎為一乎楊子曰一而已矣曷謂

一曰禮生於義義生於智智生於仁

楊子曰為人謀甚於為已謀則謀無不忠責已欺甚於責人欺則交無不信既見聖甚於未見聖則傳無不習

楊子曰市之為道也競晨而晝競晝而盱競盱而夕雖止其競不可也夕矣雖使其競亦不可也故聖人觀復

楊子曰引重者先進之盛德自重者後進之報德

或謂曹公不報赤壁之役其怯乎楊子曰赤壁之役吳勝也不報赤壁之役魏勝也

楊子曰燭定則明摇則昏而况心乎

楊子曰有為而為不若無為而不為

或問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乾坤有毁耶楊子曰乾坤毁而後可以去易去易而後可以息乾坤

楊子曰由道以出器者道不孤由器以復道者器不流

或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何也楊子曰存乎易者其易死存乎人者其易生

或問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何謂也楊子曰志爲政則氣聽乎志氣聽乎志浩然之氣也氣爲政則志聽乎氣志聽乎氣未定方剛既衰之氣也血氣之氣盈則暴虛則屈道義之氣塞乎天地矣然則氣何以能動夫志也子不見夫蹶與趨者乎蹈於行者其心駭然以震亟於趨者其心躁然以爭蓋氣外折則心內悸氣外驚則心內競然則使聖人而蹶且趨也其心若之何曰聖人吾不得而知矣君子死

而結纓足可蹶心不可蹶君子徐行後長者身乎趨心乎不趨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或問心與性為一乎為二乎楊子曰心與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心也泉水之詩曰相彼泉水亦流于淇心與性之謂乎

或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何如楊子曰召公不云乎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子夏之言是召公之言非矣

楊子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君子小人消長之理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死生之理也

或謂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謂其泊然無喜怒乎赤子之喜怒非泊然矣謂其漠然無哀樂乎赤子之哀樂非漠然矣然則赤子之心何者爲心歟楊子曰有感心無流心

楊子曰君子之學一歸焉而已矣百其塗奚傷焉曾子言忠恕夫子末之言也孟子言仁義子思末之言也

或問鬼神楊子曰神者氣之靈鬼者體之毀

楊子曰棲一塵於睫則其大如車輪置車輪於百步之外則其小如一塵

或問斷一草木殺一鳥獸夫子以為非孝何也楊子曰愛心存乎爾則及乎草木鳥獸愛心亡乎爾則至於無父無君

或問管蔡之間周公其忠周歟楊子曰非也號焉而已矣然則其挾武庚忠商歟曰非也號焉而已矣然則其

志焉在曰王焉而已矣何謂號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其號忠周也挾武庚其號忠商也不周之忠則周公不可得而殺不商之忠則商民不可得而激周公不殺則周室不亡商民不激則管蔡無衆假武庚以興商商興而周亡周亡而斃武庚以自王此管蔡之謀也故周室譬則秦也武庚譬則義帝也管蔡譬則劉項也

庸言九

楊子曰垂綏以恥惰游之民何必鞭扑之辱縞冠以刑

不齒之士何必鈇鉞之誅

或問書一也或誦焉而君子或誦焉而小人何也楊子曰非誦與不誦也由與不由也

楊子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後世斧鉞鼎鑊而亂臣賊子不懼者有矣戰國之時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後世君子而犯刑者有矣

楊子曰君子敵心以理敵身以心

或問臨川王子謂天變不足畏可乎楊子曰王子之不

畏天也天不為王子而亡王子之畏天也天不為王子而有

楊子曰日退則月進月退則星進星退則霧進君子小人亦然

或問士何以得為君子楊子曰惟受責者能為君子未諭曰受一人之責無千萬人之責受千萬人之責無一人之責

或問謝子良佐謂宰相不能富貴人也信乎楊子曰富

貴人者豈惟宰相不能也君亦不能也豈惟君不能也
天亦不能也天不能富貴人則孰能富貴人乎曰蒿也
不可使為松鮒也不可使為龍能使其不可使能為其
不可為則天能富貴人矣
楊子曰孔子之言恕孟子之言嚴恕故許千萬人皆為
君子嚴故不許一人不為君子
或問甚矣小人之不可附也古之累者孰不以附小人
哉楊子曰附小人累也附君子亦累也故記曰中立而

不倚

或問赦者小人之幸信乎楊子曰小人幸君子亦幸使小人不幸君子幸乎哉

或曰古者人主下士如湯之於伊尹先主之於孔明是也後世無聞焉何也楊子曰非後世人主不下士也人主之不下士自士之自下始也

或問易皆六爻而乾坤二卦獨有用九用六然則爻其七乎楊子曰非七也曰用九用六者所以發六十四卦

九六之用之凡也

楊子曰人莫不愛其生故莫不厚其生莫不厚其生故莫不傷其生

或問六經之道有要乎楊子曰何莫非要也雖然有始終焉始乎易終乎春秋又問易春秋之道有要乎曰何莫非要也雖然隂陽君子小人之消長易之要君臣夷夏之陞替春秋之要

楊子曰有善而盈曰驕有不善而執曰吝

楊子曰學而不化非學也故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豈惟愚明柔强哉雖明必愚雖强必柔

楊子曰頭垢則思沐足垢則思濯心垢則不思沐濯焉何哉

楊子曰士大夫之家其興亡有數焉視其數之多寡而巳矣詩書也貴富也由乎前者其數七由乎後者其數三雖曰未興興矣由乎後者其數七由乎前者其數三雖曰未亡亡矣粹詩書者無亡粹貴富者無興視其數

知其家矣世之君子毋視乎人之家視乎己之家毋視乎己之家視乎己之身毋視乎己之身視乎己之數

楊子曰意者逆其所未然必者期其所顧然固者安其所不然其病三其源一曰有我

或問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何必公山氏之之也然則宜何從楊子曰吾從子路曰然則夫子非歟曰子路可為也夫子不可為也

庸言十

楊子曰風者天之出入息也人之一身莫小乎語默而莫大乎息天地之造化莫小乎雨雪雷霆而莫大乎風息死則人死風亡則乾坤息

楊子曰司馬君實之文準荀也臨川王子之文準揚也

楊子曰古之巫者處其一今之巫者處其三昌謂一曰巫昌謂三曰釋曰老

或問明哲保身何如楊子曰全其名守其節斯不失其身矣若張禹孔光之保身乃所以失身

楊子曰秦人之尚功術猶人餌金石之藥也其初也瘠必肥老必壯羸必强其究也其死也忽焉

楊子曰成帝輯折檻以旌朱雲聖明之資也不聖不明不擴不充爾

楊子曰揚雄言秦之士也賤夫四皓高祖且不能致也況秦乎士未嘗賤也

或問孔明與仲達未戰也戰則孰勝楊子曰孔明乎奚以知之曰其立也山其靜也淵古之將也巾幗之遺仲

達巳動矣

或問舜之舞干羽七旬而苗不格則如之何楊子曰苗民之格愈遲舜德之進愈速

楊子曰見乎表者作乎裏形於事者發於心是心作焉其外寂然其中森然勿謂無形峙於丘陵勿謂無見熛於震電

楊子曰精於理者其言易而明粗於事者其言費而昏

或問君子言命乎楊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君子曷

為不言命言命則人廢奈何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君子曷為必言命

楊子曰顔子之學聖人亦逼矣仰之彌高其逺無極鑽之彌堅其入無間瞻之在前可望而不可至忽焉在後若得而又若遺

楊子曰口者躬之戶目者躬之牖德者躬之府府充矣其戶燧其牖瑩雖然燧其戶瑩其牖其府充乎

或曰學者莫上於敏莫下於鈍然敏或以窒鈍或以通

何也楊子曰不可恃者天不可晝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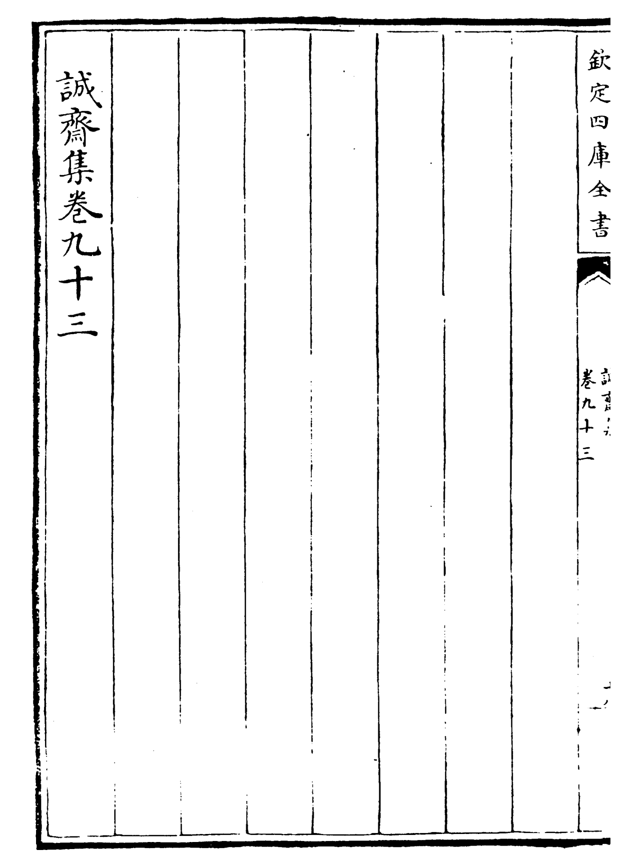
或曰昔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且封以地子西以爲非楚利也昭王乃止子西之言信乎楊子曰昔者虎之居乎山也自知其無以德乎獸也使貍名麟焉貍曰今日之事有虎無麟有麟無虎子以爲麟之至則獸麟從乎子從乎虎於是疑焉麐聞而歎曰吾以不觸聞也貍尚疑我哉子西之説則貍之説也

或曰曹公孫權一世之雄也不爲曹公孫權者能當之

乎然曹公用舟周瑜敗之孫權登岍滿寵敗之何也楊子曰二公龍虎也龍以水而雄虎以山而雄易而居焉敗矣曹公之用舟虎在川也孫權之登岍龍在山也

或曰民之溺於戰國之虐政也其心競其力憊拯之難也其力充其位趹拯之難也孟軻荀卿力不足以行其心非患也為齊卿為楚令不位歟而其拯無聞焉何也楊子曰今有孺子將入於井仁人有所見無不拯雖然仁人趨而拯之孺子之父從而挽之則仁人雖欲拯之

烏得而拯之孟荀則憫孺子矣如挽何


誠齋集卷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誠齋集
卷九十三

誠齋集卷九十四

宋 楊萬里 撰

庸言

庸言十一

楊子曰陰動之謂陽陽静之謂陰動静不息之謂道道也者三才不息之體也善也者三才不息之用也性也者三才體用不息之質也覺此之謂仁達此之謂智公

此之謂百姓之日用行此之謂君子之道道果多乎哉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或問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有過與不及之中中其二乎楊子曰中有二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中之初過與不及之中中之復

或問有以活為仁信乎楊子曰活則圜圜則忘分有以公為仁信乎曰公則方方則忘情仁者不忘情亦不忘分不忘情故愛人不忘分故自愛

或問禮義廉恥栁子以為非四也二而已矣然乎楊子曰一而已矣曷謂一曰恥是也惟心知其一則三者至矣是故君子以一生三以三養一小人去其一以敗其三何所不至哉故立天彜建民極恥為大

或問應變何如楊子曰變者天下之不幸應者聖人之不得已

或問士大夫當仕而報怨不可也報恩獨不可乎楊子曰不可未喻曰吾聞之吾友尤延之曰仕而報怨私也

仕而報恩亦私也以公家之恩報已之恩不私乎

或問道術奚辨楊子曰大路之謂道小徑之謂術正塗之謂道邪徑之謂術天下共由而無誤之謂道一夫取疾而終迷之謂術故周禮曰千夫有川川上有道月令曰審端徑術聖人之所謂道者明告天下後世以可行者也故譬之以路而謂之道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董仲舒曰道者所由適治之路也韓子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故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顏子之道道

也佛老管商申韓之道非道也術也

或問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無所不說於聖人之言而曰非助何也楊子曰鍾不自鳴撞而後鳴夫子萬石之鍾也回也不撞而聽其自鳴則鍾之鳴也不數矣使七十子皆如回則論語孝經或幾乎息矣論語孝經而息豈惟無助於夫子亦無助於天下後世亦無助於天地萬物

或問憤世嫉邪何如楊子曰世不必憤邪不必疾

楊子曰晝而夜莫之異也温而寒莫之異也得而失生而死異焉何哉

或問禮與時孰從楊子曰禮汰從時時汰從禮

或問横渠張子與二程子其學孰至楊子曰孰不至也雖然大程子不幸短命吾所歎也横渠子不幸短命吾所尤歎也

楊子曰西漢之士不正東漢之士不中

或問易與天地凖何如楊子曰易與天地凖天地與易

準

或問君子不言而信此何理也楊子曰見桑者有燠意見禾者有飽心桑與禾言乎哉

楊子曰移攻昧之師以攻巳之迷回克敵之力以克巳之私

楊子曰有心而弗治子有庭内弗洒弗掃者也有師友而弗問子有鍾鼓弗鼓弗考者也

楊子曰天焉曰命人焉曰性主焉曰心

楊子曰農夫之播種也種黍不生稌種稌不生黍有種此而不生此者乎學者謹之

楊子曰堯舜有存心無放心桀跖有放心無存心

庸言十二

楊子曰居其前者不欲繼其後賢之進也難居其後者不欲立其前賢之立也難

楊子曰讀書者非言語之謂也將以灌吾道德之本根榮吾道德之枝葉也本根將枯枝葉將瘁試取聖賢之

書一閱馬枯者茂瘁者榮

楊子曰有敗詐無敗誠

楊子曰古之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晉文請隧不與貧而不粥祭器也仲叔于奚請繁纓與之寒而衣祭服也

楊子曰天下之物不可不有而有之者其有不贅不可不無而無之者其無不匱

楊子曰登高者未必跌而嘗覆車於夷塗夜坐者未必

寢而常失旦於昧爽

楊子曰總干而山立南豐子曾子之文也發揚蹈厲眉山子蘇子之文也

楊子曰生而知者信其當然也學而知者見其所以然也惟其信於斯故曰誠惟其見於斯故曰明明之之謂賢誠之之謂聖誠而不知其所以誠之之謂神

或問曰古之有道之士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虎無所投其齒兕無所投其角信乎楊

子曰然曰有道之士若是其異乎曰何異焉舜與共驩雜處也雜而不處不曰不亂羣乎宋司馬欲害孔子也害而不害不曰不濡不熱乎雖然此非聖人之至也而老莊妄意其為聖人之至也

楊子曰天地之間其猶炊與實物於甗而覆其上實水於鬵而煬其下判乎其不比也然水火之情協而氣升焉則覆其上者潛然而零矣覆其上者彼其初燥如也潛然者奚自而來哉氣也天地之為雨也亦然

楊子曰聖者天之習賢者聖之習

楊子曰虛者盈之終息者消之初

楊子曰君子食無求飽不足欲也居無求安必遷善也

楊子曰君子以身觀人以人觀身

或問五行一曰水水者物之初有乎無乎楊子曰有者水之象無者水之質

或問物有相反相成何也楊子曰反者激之極成者反之定故飴之甘其極必酸荼之苦其極必甘

楊子曰今夫木同一本根也然方其榮也枯者或與之同日及其凋也生者或與之並時故華敷而葉隕枝槁而萌出此造化無息之妙也

楊子曰春秋之季天下何嗜乎利焉而已矣天下何疚乎奪焉而已矣不嗜不疚不利不奪也而聖門諸子方且侍坐而談舍瑟而作以浴沂之水滌奪攘之氛以舞雩之風吹戰爭之塵彼視一世之所嗜所疚者何如哉

或曰然則聖門忘天下歟曰否

楊子曰聖人之畏天也以民聖人之畏民也以天

或曰憂驩兜失之宰予堯孔亦有遺照歟楊子曰聖人天也無遺照亦無遺覆雖然照有或遺也覆無或遺也

或問至大至剛以直何謂也楊子曰無不容之謂大無能動之謂剛無可愧之謂直

或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何謂中何謂和楊子曰不觀之天地乎陽氣潛萌萬物歸根之謂中分至啟閉序則不忒之謂和觀吾心見天地觀

天地見吾心

或問致中和在彼為致也在此奚致焉楊子曰井不鑿不泉木不鑽不燧

庸言十三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為云乎哉率性之謂道外取云乎哉修道之謂教倖得云乎哉故令之畀之之謂命無加無損之謂率作之𣇈之之謂修

或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之功用若是其大乎楊子曰子不見漢武之一怒乎追仇平城之役一怒萌於心天地萬物何與焉而長星竟天死人如亂麻則喜怒哀樂不中不和之徵也然則聖人之致中和者何如哉

楊子曰富潤屋不足以潤一身德潤身足以潤四海

楊子曰莫見乎隱未出門而如見大賓莫顯乎微未使民而如承大祭

楊子曰水能濕夫火而隔之以金則濕者燥火能流夫金而乘之以水則流者止

或問無窮之謂理無盡之謂性而曰窮理盡性如之何曰窮無窮盡無盡之謂學

楊子曰金有範天地亦有範木可圍天地亦可圍易也者其鑄穹壤之範量高厚之度歟故易曰範圍天地

楊子曰學有思而獲亦有觸而獲思而獲其覿觀觸而獲其詣速

或問為人君止於仁何如斯可謂止矣楊子曰心有所先定之謂止建邦者先以都邑為止行旅者先以舍館為止心不先止於仁雖囊括萬善色舉百行其吾物乎哉

楊子曰氷在其内而壺之瑩外達善之出而不揜者肖之日月在其外而牖之輝内達善之入而不拒者肖之

或問横渠子謂君子之學為天地立心奚為其為天地立心也楊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君子者天地之心之

師也有天地而無人無天地也有人而無君子之學有天地而無心也是故學立心立學亡心亡

楊子曰始雪而温陽之終也既霽而寒陰之窮也

或問孟子謂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何也楊子曰草木本乎根人本乎父父吾父以及人之父一本也父吾父亦父人之父非二本乎

或問楊雄謂仲尼見所不見敬所不敬聖人亦有詘也信乎楊子曰信斯言也則見董賢敬王莽亦仲尼矣

揚子曰孔子之言未嘗厲也至責冉求原壤未嘗不厲也孟子之言未嘗不厲也至答尹士滕之館人未嘗厲也

揚子曰孟子之文豐而約揚子之文瘠而腴文中子之文淡而甘至於荀卿有駮而已耳有蕪而已耳

揚子曰聖人之言可以觀可以知不可以指

揚子曰太極氣之元天地氣之辨陰陽氣之妙五行氣之顯元故無象辨則有象妙故無物顯則有物人者氣

之秀也性者人之太極也心者人之天地也動靜者人之陰陽也喜怒哀樂者人之五行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萬物皆備而已乎

或問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何謂無適楊子曰心有他之之謂適

或問何謂惟精惟一楊子曰使后羿為王良得良失羿使王良為后羿得羿失良

楊子曰五色之變始乎金終乎水五味之變始乎土終

乎火水火者陰陽之初也極其變者反其初

楊子曰知至不能至之非真知也知終不能終之非篤信也非真知則自欺非篤信則自畫

庸言十四

楊子曰易知則有親樂其中之無險也易從則有功信其前之無阻也

楊子曰精氣為物神而明也遊魂為變明而神也聖人觀物而知變是以知死生之故聖人觀變而知化是以

知鬼神之情狀

楊子曰富有之謂大業無足心也日新之謂盛德無止心也

楊子曰範圍天地之道而不過過則誕曲成萬物而不遺遺則私

楊子曰湯至熱也久漱而凉陽爭則一勝也泉至寒也徐嚥而温陰化則一歸也

楊子曰金遇火則釋遇水則凝陰從陽者反其本土遇

水則釋遇火則凝陽從隂者歸其宅

或問何謂動心忍性楊子曰動心君子之疢疾忍性君子之藥石

楊子曰晨昏一日之晝夜寒暑一歲之晝夜死生百年之晝夜鬼神萬化之晝夜故通乎晝夜而知者知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

或問再思三思何如楊子曰夫子為季文子言之也不善而再思則善矣善而再思亦善乎況於三乎學者謹

之

楊子曰大法不可犯故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淸議不可犯故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雖然淸議之威甚於大法

或問君子之爲善或以爲好名何如楊子曰不可好者名也不可不好者善也善之與名其猶形影乎影之有無視其形名之有無視其善形絶影絶善滅名滅善可滅乎故教曰名教義曰名義節曰名節夫子曰齊景公

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而莊周曰爲善無近名周之言可師則夫子之言可叛

或問横渠子云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何如楊子曰湛一氣之君攻取氣之佐何謂佐曰以天地之氣佐天地之氣

楊子曰陰陽一氣而二名陰言静陽言動陰外無陽陽外無陰

楊子曰三代國命在民與諸侯戰國國命在士秦漢國命在民魏晉以降國命在兵

或問莊周云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信乎楊子曰妄哉周之言也人之君子天之君子天之小人人之小人奚以知之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或問物以數來我以誠應將無墮彼乎楊子曰子不見夫鏡乎無一物故見萬物

楊子曰日以瞬而明氣以息而和故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

楊子曰神領意會者見驚於滕口塗說之儒下惟潛心者見誹於開門授徒之師噫

或問諸儒同異之說學者宜何從楊子曰事疑從古義疑從是

或問漢儒句讀之學何如楊子曰非不善也說字無字外之句說句無句外之意說意無意外之味故說經彌

親去經彌疎

或問天地之性人為貴何也楊子曰君子自尊其身不敢自下於天地自貴其身不敢自賤於天地非尊貴其身也尊貴天地也

或問橫渠子謂天象陽中之陰風霆陰中之陽何謂也楊子曰日月星辰明而有象象者陰之凝風霆幽而有聲聲者陽之散

庸言十五

或問横渠子謂貞明不為日月所眩貞觀不為天地所遷何謂也楊子曰日月所不能眩而况同民之吉凶作易之憂患乎天地所不能遷而况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乎

或問横渠子謂神天德化天道何謂也楊子曰静而存曰神故德動而周曰化故道

或問横渠子謂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何謂也楊子曰敦而不化囿於體義而不神局於方

或問橫渠子謂海水凝則氷浮則漚然氷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説何謂也楊子曰水之聚散海不得而與吾之死生而曰有與焉者非妄則惑

或問程子謂鬼神者造化之迹何謂也楊子曰息而神盈天地之間消而鬼反天地之間非迹而何

或問何謂闢戶謂之乾楊子曰不觀子之噓何謂闔戶謂之坤曰不觀子之吸



或問何謂富有之謂大業楊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何謂日新之謂盛德楊子曰孔子謂君子之道四未能一焉

楊子曰天下之治福常集於小人天下之亂禍常集於君子

或問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斯天理歟人欲歟楊子曰循其不得已天理也肆其得已而不已人欲也

或問吾將仕矣事上官若之何楊子曰事長勿太親任

事勿太專用心勿太薄或人欣然曰問事長得事君

或問學經有法乎楊子曰有四曰耳曰目曰心曰神雖

然是四法者耳為下耳以聚之目以辨之心以思之神

以會之辨之不瑩思之不睿會之不頤耳焉而已矣人

適吾適人莫吾莫

楊子曰陰陽神而無名是以無極陰陽渾而為一氣是

以有太極陰陽辨而為乾坤是以生兩儀陰陽始交而

為雷風交再為水火交徧為山澤是以生四象八卦八

卦具而萬化生萬化顯而太極隱萬化神而太極復

或問弟子問仁問孝未嘗異而孔子答之未嘗不異其答隨才而寓旨乎楊子曰果隨才而寓旨也是容心而擇告也然則奚其異曰後之答忘前之答然則孔子亦有忘歟曰不忘不足為孔子

或問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孰為物孰為則楊子曰天叙有典非物乎天秩有禮非則乎

楊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此孟子之

言也非意也孰意也告子之意也一以告子為犬不可以守廬一以告子為牛不可以駕車然則人也牛也犬也其性為一乎為二乎

楊子曰文帝之生財以取諸民者取諸已武帝之生財以取諸已者取諸民

楊子曰道必有所存曷存乎存乎人也當其存也至傳於陋巷之臞及其不存也乃奪諸千駟之貴

楊子曰告子之論性不勝其離也以義外也非內也故

作性猶杞栁之論以性隨也非定也故作性猶湍水之論以性者人猶物物猶人故作生之謂性之論以性者知斯慾慾斯知故作食色性也之論一性數説一説百離告子而知性也自言之自離之故孟子曰邪辭知其所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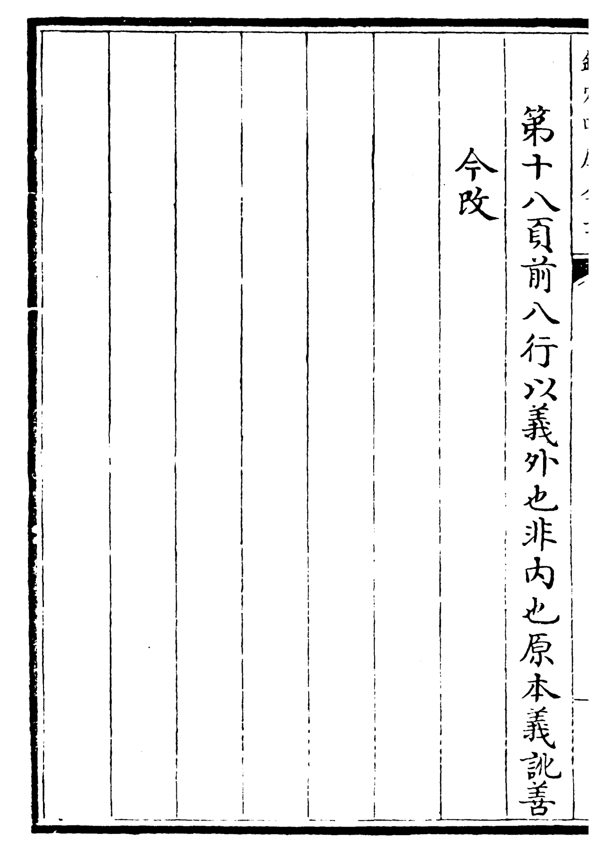
誠齋集卷九十四

謹案卷九十二第十五頁後七行信得而不才乎原本而訛無据別本改

卷九十四第十三頁前七行或問再思三思何如原本如訛故据別本改

第十三頁前二行故詩曰豈不懷歸原本脫故字据別本增

第十三頁後四行攻取氣之欲原本取訛形据正蒙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以義外也非内也原本義訛善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衛子忠